

她们文学丛书

生死界

曾明了 / 著

小说卷

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11125799

她们文学丛书·小说卷

生死界

曾明了/著

无锡教育学院
图书馆藏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黄 惠
封面设计 西 里
责任校对 李 明
版式设计 西 里

她们文学丛书
小说卷
生死界
曾明了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
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
云南新华彩印厂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张：12.5

字数：250 000 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

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8 000 册

ISBN7-222-02308-9/I·623

定 价：16.90 元



曾明了 / 简介



曾明了，生于四川，下乡于新疆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为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错位》、《千年之缘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风暴眼》、《猫事》（日文）、《往事歌谣》等。

她们

——《她们文学丛书》序

程志方

她们是她们。我们是我们。我们永远不是她们。
而且，没有她们，便没有我们。
是她们，孕育了人类。
是她们，拓开了文明。
没有她们，世界是残缺的。
没有她们，文学是跛脚的。
她们的存在，使世界完整。
她们的存在，使文学鲜活。
在传统面前，她们是最坏的女人。
在未来面前，她们是最好的女人。
有了她们，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。

有了她们，我们才可以赢获得明天。

因此，我爱她们，我们爱她们。

于是，有了《她们文学丛书》的构想。

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。

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。

她们将给我们：

另一片蓝天白云，

另一轮明月朝阳，

另一双眼睛，

另一座家园。

来吧，

我们和她们。

目 录

1 她们——《她们文学丛书》序 程志方

1 青竹湾

110 礼拜八的滋味

170 生死界

222 最后一朵玫瑰

282 绝唱

335 遗忘的日子

青

竹

灣



渔箭河环绕着青竹湾终年终年地流去。河两岸的竹子密密魑魑将一河水挤在其中，河水在浓重的竹荫里悠长而寂静。

青竹湾坐落在燕子岩下的山坳里。山坳里土质细腻，水分含而不漏，绵绵的潮湿滋润着生生不息的斑竹、水竹、凤尾竹、毛竹、茨竹，它们几乎遮蔽了整个山坳和天空，偶尔的几声鸡鸣狗吠，方知竹林深处有人家。

不涨洪水的季节，渔箭河清清粼粼，宁静地从青竹湾的弯腰处穿过，轻轻擦着燕子岩脚下的岩石，悠远地淌去。涨洪水的季节，洪水从远处蜂拥而来，排山倒海似的朝燕子岩突兀的石壁猛撞过去，冲闯起滔天浊浪，洪水就发出一种“喝喝喝”的嗥叫，像一匹被激怒的猛兽，要把整个坚实的岩壁吞下去。受阻于岩壁的湍流旋即卷起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带着“喝喝喝”的吼声。因此，人们把这里叫“回水沱”。

那时，大黑、二黑、黑豆、黑妮，常常躺在渔箭河岸的草滩上，呆望着深深的天空、邈远的云，嘴里嚼一片苦涩且回甜的斑竹叶，想一些在后来的生活中实现得了和实现不了的事，然后跳进河里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，直至筋骨酸软，才离开这里。

后来黑豆死了。大黑、二黑、黑妮就不再来这里，只有当它们要离开青竹湾的时候，才来到这里默默地面对这条河，久久地站立，然后默然离去。

青竹湾住了三十几户人家，湾的南面是一生产队，北面是二生产队。一队和二队都属青竹湾大队管。一队的地势朝阳，土质肥厚，产粮也就多。二队的地势面阴，土质浅，产粮少，穷。而一队与二队之间有一条细长的水沟相隔，仅这一隔就隔出了青竹湾许多的辛酸故事。这条水沟叫毛毛沟。毛毛沟是从燕子岩上延伸下来的。早先山上有股山泉顺山崖往下淌，年复一年，就淌成了一条沟。后来山泉枯了，毛毛沟就闲着。涨洪水的时候，渔箭河的水涌进毛毛沟，经洪水泡过之后，沟两旁就铺满了铁鞭草，这种草形状如铁鞭，但细嫩甘甜，柔软如毛，牛羊都喜欢吃，吃了很长膘。故而，就常有放牛娃把牛赶到这里，在沟边玩耍，沟那边的放牛娃对着沟这边的放牛娃尿水，比赛谁尿的高，往往尿出一沟的腥骚味来。远远的屋檐下就有了女人吆喝孩子的叫骂声——狗日的娃儿，吃家饭拉野屎！

分到青竹湾的 12 名知青，由公社管知青的米秘书带领着去青竹湾。当队伍到了一队与二队的分界线的毛毛沟时，米秘书就招呼大家停下，念了名单，把出身好的八名知青分给了一队，出身不好的分给了二队。出身好的八名知青中包括岩子在内。分完之后，一队的八名知青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神情突然被一种命运的光环照亮了，他们很兴奋、很神气地一下子跳到了毛毛沟的那边，表情十分复杂地望着分在沟这边的四名知青。这时，米秘书也很庄严地跨过沟去，严肃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出身好，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。你们很快就可以入团入党。”

沟那边八个人的脸上就庄严肃穆下来，都紧张得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胸脯子就挺了起来。岩子的脸由于兴奋激动而涨得彤红，眼睛也随之明亮无比，一闪一闪的，似乎充满了梦幻一般的憧憬。

沟这边的四个人就是后来被叫成大黑二黑黑豆黑妮的人。他们听了米秘书的话之后，脸上都起了霜，似乎冷不丁被人推进了一个冰窖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一队的八名知青由队长领着走了，一路欢笑一路歌，歌声充满了高亢的热情，使古老沉寂的青竹湾一下子鲜亮起来。

岩子跟着队伍跑了几步，又趑回头，跳过毛毛沟，走到大黑身边，拉拉大黑的衣袖，宽容地望着大黑，轻声说：“鸿照，别难过，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，啊！……又不是相隔天涯海角……”

大黑望着岩子，岩子苹果一样圆的脸上鲜鲜亮亮的，眼睛里闪烁着灼人的光芒。大黑觉得岩子这样子很异常，就不由深吸了一口气。大黑与岩子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，没见过她像今天这样，大黑觉得岩子突然长大了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大黑就懵了，望着岩子的背影，岩子细长的辫子在背后一拐一弯地摆动，摆出大黑心里许多的滋味来。

这边的四个人一齐望着岩子走远。

这时，二黑将目光转了回来，用眩惑的目光把大黑黑豆黑妮仔细看了一眼，然后侧头对着大黑，压低嗓门说：“嗨，哥儿们，啥子出身？”

大黑瞟一眼二黑，脚在地上踢了踢，一块石子

“嗖”地飞出去了，说：“鸟！”

二黑望一眼大黑，脸上就呈现出古怪的笑意，稚嫩的喉结上下划动了一下，咽下一口口水，眯着眼睛瞟一眼在旁的黑豆和黑妮。黑豆黑妮听了刚才大黑的骂人之后，脸上都有了惶惑。

二黑意味深长地对黑豆黑妮说：“看样子，我们要在一起啰。”

黑豆黑妮看一眼二黑，默然。尔后大黑、黑豆、黑妮都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二黑，上上下下地将二黑仔细看了一遍，二黑被三位看得不自然起来，于是咧着嘴，冲三位尴尬地笑。三位同时都觉得二黑长得有些特别，又细又长的胳膊腿，像疯长的豆芽菜似的，腰部因为出奇的细长，给人感觉是弱不禁风，一扭三晃。三人看后，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一时想不起来二黑准确的像什么，就莫名其妙地笑了，黑妮露出一对小虎牙，又尖又亮。二黑见三人笑得很怪，心中就起了怒火，于是威慑性地咳嗽一声，想镇镇三位。

这时，米秘书双手合成话筒状，冲二队的山坳上喊：“老毛，领人来！”

远远有人说话，从山坳的竹林中走出一个人来，走近了，大黑二黑黑豆黑妮脸都僵了，都心虚地眼眨眨地瞅着来的人。

米秘书于是给大家介绍，说：“这是二队的队长，也……兼青竹湾大队的大队书记，毛应忠同志……”

毛队长一听脸就黑了，说：“啥子鸡巴大队书记哟，哪一辈子的事了，早鸡巴被你们龟儿的给撤了！”

米秘书尴尬地笑笑，讨好地说：“这四个就分给你们队上了。”

毛队长迅速地看一眼四个人，没吭声。四个人一齐望着毛队长，心里都咯咯噎噎地乱跳。

毛队长一脸的粗黑肉，疙疙瘩瘩的。一对眼睛说大说小说方说圆都不那么准确。他严肃的时候眼珠子埋进松泡泡的眼皮底下，深不可测，乐的时候眼珠子露出一线线来，细看，挺柔和，让人心里踏实。毛队长爱骂人，方圆几十里都知道，张口便骂，不骂就说不成话，说话之前必须先骂人，然后才说要说的话，有一次公社开大会，该他发言了，那阵不管说什么都必先念一段语录，于是他说：“日他奶奶的……最高指示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而我们自己才是他妈的……”公社领导对他那张嘴很头疼，但又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硬是让他骂骂咧咧地把话讲完了。特别是他喜欢谁，觉得这人还可以，他就一巴掌拍在你肩上，“狗日的，嘿嘿，狗日的。”一切想表达的情感尽在此言中了。后来大黑、二黑、黑豆、黑妮跟他混熟了，常常亲热地叫他“狗日的队长”，他乐得直嘎嘎大笑，说狗日的娃儿，骂人的话都说的嫩兮兮的，让人听了麻肉肉的。

米秘书在毛队长耳朵边叽叽咕咕一阵，毛队长听着脸就绷紧了，说：“啥子鸡巴出身好坏嘛，嫩兮兮的一个二个……”说着把四个人认真地看了一遍，那副神态，极像赶场天买猪崽的人的细致表情。看着看着，毛队长的脸就黑下来，默然了。

四个人紧瞅着毛队长的表情变化，都深吸了一口

气，生怕毛队长那张紧绷着的嘴突然吼出什么来。

黑妮怯兮兮地看一眼大黑、二黑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他好像也不愿要我们……”黑妮垂下头，很难过的样子。

毛队长沉默了半天才对米秘书说：“娃娃儿，啥子鸡巴地富反坏右嘛……整得一个二个狗日的眼泪汪汪的，干啥子嘛！”毛队长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。

米秘书听了脸就垮下来，说：“老毛，你看你这人，一次次的教训还不吸取……一点阶级斗争观念都没有。他们的情况，我刚才都说了，你心里有个数，平时不能放松了……”

毛队长干咳一声，打断了米秘书的话。

米秘书说毛队长没有阶级斗争观念，是话出有因的。毛队长原来是青竹湾大队的大队书记，就因为地主的小老婆的事，被公社撤了。这事是发生在几年之前的六月的一天，三队队长彭大嘴接到公社修水库的通知后，就去通知张云天去水库工地劳动，张云天是地主分子，公社修水库或是其他什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都让地富反坏右去干，没有任何报酬，是义务劳动，目的是劳其筋骨，改其灵魂。这天天气十分热，正是中午，地主的小老婆碧儿正在对着大门的一间小屋里睡午觉，她只穿了一件蓝花花的肚兜，仰面叉腿地躺在床上，人睡得酣畅，两只白汪汪的奶子斜露在外面，胸脯随着呼吸一起一伏。彭大嘴站在地主家的大门口看到这个情景了，就呆了许久，然后就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，站在地主小老婆的床前，仔细地看，看了心里就跳的很凶，于是四

处瞅瞅，见没人，就跳上床，骑在她的身上，将蓝花花肚兜一撕，强奸了她。地主小老婆碧儿懵懵懂懂地看着眼前晃来晃去的彭大嘴，就双手捂着脸哭。彭大嘴边穿裤子边说：“哭啥子，老子能够来日你，算是抬举你了！”彭大嘴走出门时，转回头对地主的小老婆说：“明天中午我还来，就在这床上等着。”彭大嘴也忘了通知地主分子上工地劳动，就心满意足地走了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天仍然很热，彭大嘴照时去了地主家，进了大门，见碧儿并不在床上等着他，而是像只惊兔一般躲在张云天的背后，从老地主的腋下露出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，像看什么怪物似的看着他。彭大嘴当时就火了，大吵大闹起来：“啥子回事，哎？……啥子回事，老子的话屁事都不顶啦！把老子惹火了就捆人啰！”彭大嘴怒火冲天，吵得唾沫星子四溅。老地主和地主婆抖抖索索地什么话也不敢说。彭大嘴就气冲冲地走了。天黑的时候，彭大嘴又到地主家去了，说水库工地急需劳力，要地主连夜赶到水库工地去。老地主说：“我人老了，眼睛也不好使，这黑天黑地的……明天去吧。”彭大嘴脸一横吼起来：“我日你地主的妈，这是什么社会了，还想要地主的派头，劳动改造，地主富农不去，让老子去吗？”地主吓的哆哆嗦嗦的，就不敢吭声了。老地主在彭大嘴的逼视下，在黑暗处摸摸索索地找出工具背上，慢腾腾地走出门，然后转过身，神情很悲怆地上上下下看了彭大嘴一眼，把彭大嘴看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等老地主走了，彭大嘴就把地主婆赶到床上去，风卷残云般地抖动着地主婆。地主婆紧闭着眼睛，张开

嘴，乱哼叽，彭大嘴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人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就兴高采烈地说：“老子今夜不走了，日他地主的妈，早该把老地主张云天毙了。老子今夜不走了！”彭大嘴果真一夜没走，在地主婆的床上一夜地抖动着地主老婆。到第二天天亮时，老地主回来了，浑身精湿，像喝醉了一般，摇摇晃晃进屋，见彭大嘴赤身裸体地夹着碧儿，正睡得酣畅，老地主顺势就抡起扁担朝彭大嘴砍去。彭大嘴疼得鬼哭狼嚎一般从梦中惊醒，瞪着眼睛看着老地主，愣怔半天，以为见了鬼了，吓了一跳，当旁边的碧儿被惊醒，呼儿一声坐起来，彭大嘴才醒过神来，这才认清了抡起扁担砍他的是老地主。他顿时怒火万丈，从床上跳起来，一把抢过老地主手中的扁担，顺势从门里扔出去，转身去抓自己的衣裤，边穿边骂：“狗地主，活阎王，剥削劳动人民还敢打老子，老子是谁，嗯？翻天了！”说着就一拳打倒了老地主，然后提起床边的一条木凳朝老地主身上狠狠砸去，连砸几下，老地主嘴里呜呜啾啾趴在地上，抽疯似地抖动，老地主的两根肋骨被砸断了，像狗一样瘫在地上。彭大嘴扔下凳子，看见桌上碧儿纳鞋用的麻绳，就拿来把老地主捆绑起来，像拖猪一样把他往公社拖。走到半道上，被毛队长撞见，毛队长觉得很奇怪，就问这是干什么，彭大嘴说：“地主狗杂种，想翻天了，还用扁担砍了我！”说着拉下衣服，让毛队长看他肩上的伤痕。毛队长看了彭大嘴肩上的伤痕，转头看着老地主，吼了一声：“说，啥子回事！”老地主说：“天理不容啊！谁无妻儿谁无……？”老地主声泪俱下，话未吐完就晕死过